

# 安徽大學

博士学位論文

## 古璽彙考

姓 名 施 谢 捷

学科专业 汉语言文字学

研究方向 古文字学

指导教师 黄德宽 教授

完成时间 2006年5月

# 中文提要

現存古代璽印，數量相當可觀，至今還無法作出準確的統計。古代璽印中，時代最早的基本上是屬於戰國時期的。

古璽，主要指戰國時期秦國以外東方國家的官私璽印，是這一時期的文字資料中數量較多的一類。其在古代文字發展、職官制度、歷史地理、姓氏狀況、思想習俗及古代藝術等多方面的價值，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從文字學的角度看，古璽文字的重要性更為突出。古璽是同時期除竹簡外的最大宗戰國文字資料，古璽中不重複的單字數是竹簡文字以外的其他材料文字如銅器銘文、貨幣文字、陶器文字等無法與之相比的，是研究戰國文字的一批極為重要的資料。

當前古璽資料最完備的結集——《古璽彙編》，給研究古璽帶來了極大的便利，學者們在古璽所涉諸多方面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該書自 1981 年初次出版，迄今已有二十餘年。在此期間，國內的若干文博機構、大學博物館及古璽印收藏家也相繼編輯各自所藏古璽印印譜出版，其中雖有相當數量的曾經見於諸前人印譜所著錄，但仍有很多古璽是溢出《古璽彙編》之外。另外我們也發現，即使《古璽彙編》所徵引的諸印譜，其中的古璽資料尚有少量被遺漏未收的，未被徵引的前人印譜及境外公私單位或個人編輯的印譜中也有相當數量值得重視的古璽資料。

本文彙輯見於諸家印譜著錄以及個人歷年所收集的戰國時期東方諸國古璽中各種質地具有文字的古璽印資料（用古璽抑印的“封泥”也一併收錄），總計 10000 餘件。對所錄各璽，逐一釋文並標注各璽國別，力求反映學術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同時盡量將已經查得各璽詳細著錄、現藏處所的情況予以注明，以便讀者了解各璽流傳和現藏情況，也便於覆覈原譜錄。另外對各璽需要說明的種種情況，在“說明”項予以說明，或指出古璽的出土情況，或彙集諸家的考釋成果，或陳述個人的研究心得，試圖反映學術界歷年關於古璽各方面研究的具體成果，具有總結、集釋性質，以期能更方便地了解歷年與古璽相關的研究成果，為推動古璽研究更快更好地發展，盡個人綿薄之力。所收古璽中暫時無法確釋者，不為強解，概闕如也。

本文後有附錄數種，如“附錄一：輯集古璽印印譜知見目錄”，是參考多種相關資料及個人所見印譜重新編製而成，藉此可較全面了解歷代輯集古璽印印譜的情況，也可為將來對古璽作進一步整理和研究提供便利。

**關鍵詞：**古璽；封泥；彙編；集釋；印譜；戰國文字

207

185/57

## Abstract

The quantity of the extant ancient seals is quite considerable, until now it is unable to make the accurate statistics. The earliest of the ancient seals is basically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 seals of Warring States, mainly the official seals and private seals of the eastern states outside Qin State, is the kind of the characters material of this period which has a large quantity. Now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paying attention to their value in in the ancient times characters development, the official system,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the surname condition, the thought custom and ancient art and so on. Looked from the subject of characters, the importance of the characters on the ancient seals is more prominent. Besides the bamboo slip, the ancient seals are the characters material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which has the most quantity.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 quantity of the ancient seals single character which is not repeated is much more than that of characters on the bronzes, the coins and the earthenwares. It's the extremely important material on the study of characters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Now, *GUXI HUIBIAN* (《古璽彙編》) is the most complete seals collection document. People who research the seals of Warring States get enormous convenience from it. The scholars have gotten many achievements on it. This book primary published from 1981, up to now , there are already more than 20 years. The museum and the cultural relics organizations, the university museum and the ancient seals collector all edited and published the ancient seals books one after another. The considerable amount of them have to seen in the various predecessors book of ancient seals description, but there are many seals of Warring States which were not collected in *GUXI HUIBIAN* (《古璽彙編》) . We also attach very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onsiderable amount seals of Warring States documents which were not collected in *GUXI HUIBIAN* (《古璽彙編》) . Some of them are the ancient seals collection which were published in the past time, some are the ancient seals collection which were edited by the public and private unit or in individual beyond the border .

In this article, the account of the seals of Warring States which were collected in the various predecessors ancient seals collections and the seals of the eastern states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including stamped clays) were collected by the author amounts to more than 10,000. The seals of Warring States which were collected in this article, have been added transcriptions and noted nationality one by one. The author makes effort to reflect the

last academic research results, at the same time notes the details of the seals of Warring States which book has edited them and where collected them as far as possible, in order to makes the readers understand the details of their spreading and collection and gives the readers advantage to check the original books. Further more, the author gives the explanations in the "explained" item to all sorts of situations which needed to explain of some seals of Warring States. Some are pointed out the seals of Warring States unearthed situation, some are collected scholars' achievements of study and explication, some are stated individual study attainments. The author attempts to reflect the every year's situation of concrete academic achievements on the seals of Warring States. So this article has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summary and the collection of explanation. In this way , with his individual slim strength, the author wants to make the readers understand the every year's concrete academic achievements on the seals of Warring States conveniently, and mak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udy of the Warring States' seals more better and more quickly. The author doesn't explain reluctantly the seals of Warring States which has been collected in this article and can't gives the correct expianation temporarily.

There are several appendices after this article, such as *appendix one: The contents of the ancient seals collections that have been readed by the author* . According to many kinds correlative documents and the ancient seals collections that have been readed, the author edits it again. In this way ,we can comprehensively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that all previous dynasties edited and collected the ancient seals collections. It might provide the convenience to the reorganization and study of the seals of Warring States further more in the future.

**Key word:** Seals of Warring States; Stamp Clays; Collection; The Collection of Studies; Seals Collection; Characters of Warring States

# 目 錄

前 言	1
第一部分 官璽彙考	27
一、齊系官璽	29
二、燕系官璽	72
三、三晉系官璽	92
四、楚系官璽	149
第二部分 私璽彙考（選）	205
一、姓名私璽·單姓（選）	207
二、姓名私璽·複姓（選）	296
三、名字私璽（略）	351
第三部分 成語璽彙考（略）	352
一、吉語璽	
二、箴言璽	
第四部分 待分類璽（略）	352
參考文獻	353
附 錄	359
一、輯集古璽印印譜知見目錄	360
二、有關古璽印研究論著目錄	404
三、古璽所見官名索引（略）	
四、古璽所見地名索引（略）	
五、古璽所見姓氏索引（略）	
六、古璽所見人名索引（略）	
七、本文與《古璽彙編》編號對照表（略）	

# 前言

—

古璽印，在古代主要是一種作為信物憑證的器物。一般認為官方所用為官印，私人所用為私印。

璽印最早起源於何時，迄今仍是一個存有爭議的問題。漢代的《春秋運斗樞》、《春秋合誠圖》等緯書中稱黃帝、堯舜時代已有璽印。這類記載出自傳說，且沒有實物可以證明，難以令人相信。于省吾《雙劍謠古器物圖錄》、黃濬《鄴中片羽初集》曾著錄的三枚銅質璽，扁平狀、鼻紐，傳河南安陽殷虛出土，其中兩枚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另一枚下落不明。其中兩枚，印文與傳世商代銅器裏的族氏銘文相同，風格相合。近年也有形制、風格與此相似的銅璽出現。過去有學者根據傳世西周時代陶埴上的戳印與後代陶器上的戳印具有相同的特徵，進而推定西周時代已使用璽印。近來，由於西周時代璽印實物的出土，使得傳世西周時代的璽印也得以確認。這樣看來，認為早在商代就已經出現並使用璽印的意見，應該值得重視。不過，從文獻資料的記載及傳世或出土的實物來看，具有信物憑證作用的璽印被普遍使用，當是在春秋戰國時期。

現存古代璽印，數量相當可觀，至今還無法作出準確的統計。古代璽印中，時代最早的基本上是屬於戰國時期的，但肯定會有一部分春秋之物雜廁其間，只是由於認識水平的不足，目前尚不能把它們從戰國時期的印章中分析出來。近年有學者嘗試從目前所謂的戰國璽印中分離出一部分春秋時代的遺物，如王國華先生在《書法》1980年第6期的《春秋時代兩玉璽》一文中將下揭二玉璽訂為春秋之物：



圖一



圖二

曹錦炎先生在《西泠藝報》1993年2月25日第86期第四版的《釋三方春

秋時代的古璽》一文中將下揭三璽的時代定為春秋時期：



圖三



圖四



圖五

2003年由榮寶齋出版社出版徐暢先生主編的《中國書法全集·92·篆刻·先秦璽印》專門設立“春秋璽印”一類，收入了包括曹文討論的“圖四”、“圖五”二璽在內的三十九枚璽印，編號為27—65。不過我們注意到，王文、曹文所舉之璽印的文字在構形方面與戰國時期的文字並無差異，且其中的“鄣（鄣—曹）逸”也可能不須理解為“曹國逸縣”；李家浩先生將“曹逸”作為未詳地名看待（李家浩 1987c），好像也未嘗不可。另被《中國書法全集·92·篆刻·先秦璽印》編者歸在“春秋璽印”類的璽印中，如35號“宰”（即《古璽彙編》5497）、50號“竈”（即《古璽彙編》5496）是典型的秦印，41號（即《古璽彙編》0294）則是由多位學者指出過的一枚偽印。實際上，所舉出的所謂“春秋璽印”，多是憑個人感覺而定，並無確定之標準。欲確切地劃分古璽中孰為春秋、孰為戰國，我們認為目前條件還不完全具備，尚需將來考古界科學發掘材料的證明和對古璽印研究的進一步深入。

我們這裏說的“古璽”，主要指戰國時期秦國以外東方國家的官私璽印。《古璽彙編》的“編輯說明”稱：“古璽是指秦以前的官私璽印。目前傳世的古璽，則大都是戰國時期的遺物。”我們基本上也是遵循這樣的理解的。秦始皇統一前的秦國璽印文字與東方國家的璽印文字在風格上有明顯的差異，而跟統一以後的秦代璽印在形制尤其是文字方面又難以截然分別，習慣上往往將秦國、秦代的璽印統稱為“秦印”，不包括在“古璽”範圍之內。戰國時期，由於各國都沒有固定的印章制度，因而不論官印還是私印，大多稱為“璽”，並無尊卑貴賤之分別。“璽”往往寫作“尔”，或从土作“圻”、“圻”，以示印章使用與施於泥土相關；或从金作“鈿”，則是說明印章本身的金屬質地。“璽”可以說是中國印章最早被廣泛使用的名稱，現在通常將先秦印章稱為“古璽”即源於此。

古璽，是戰國時期的文字資料中數量較多的一類，其在古代文字發展、歷史地理、思想習俗及古代藝術等多方面的價值，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

關於古璽的學術價值，有多位學者作過論述。吳振武先生在《〈古璽文編〉校訂·前言》中指出：

傳世和出土古璽是研究中國古代文字發展、職官制度、地理沿革、姓氏狀況等問題的一份重要資料。僅就戰國文字研究而言，古璽是同時期除竹簡外的最大宗戰國文字資料。其單字之多，是其他材料文字無法與之相比的。（吳振武 1984a）

裘錫圭先生在《淺談璽印文字的研究》一文中發表過類似的意見：

戰國、秦漢的璽印文字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從印文內容看，它們提供了官制、歷史地理、社會經濟和思想習俗等方面的研究資料。不少資料可用來補充流傳古文獻的闕漏或訂正其錯誤。……從文字學的角度看，戰國、秦漢璽印文字的重要性更為突出。已發現的戰國古璽數量相當多，璽文中不重複的單字數大概比同時代銅器銘文中的還要多，對戰國文字的研究是一批極為重要的資料。（裘錫圭 1989）

李學勤先生在為曹錦炎先生的《古璽通論》所作序文中，也對古璽的價值作了很好的歸納：

戰國時“文字異形”，變化多端，在各種古文字中最難辨識。……在不少難識文字的釋讀中，古璽起了關鍵的作用。……由於古璽涵有種種人名、地名、官名等等，從而有多方面的學術價值。在田野考古工作時，墓葬內發現古璽，可借以考知墓主的身份、姓名之類事項，有時非常重要。……從古璽人名還可研究先秦姓氏名字。例如在私璽中有不少複姓，有些後世已消亡，但可以與漢印互勘，對姓氏譜系的研究是有價值的。……古璽地名尤有裨於古代歷史地理的探索。戰國時期列國地名紛繁，建置屢更，文獻材料又有限。……古璽所見當時地名甚多，有一部分為文獻所未載，或據出土所在，或據璽本身形制、字體、格式的特點，或據後世地名推溯，能夠考定其國別位置，這當然是很重要的。古璽官名也十分豐富。戰國官制雖都源出周朝制度，但變化很多，特別是在郡縣制的形成過程間，出現新的職官。……古璽中的職官，有些為文獻所無，彌足珍異。（李學勤 1995a）

因為古璽作為古代璽印的一類，過去多散見於各種印譜中，而諸印譜



又主要是古印收藏家所編，多為鈐印本，鈐印數量有限，即使曾經公開發行過的古璽印譜，印數一般也很少，流傳至今者往往多是孤本或珍本，尋找極為不易。羅福頤先生主編的《古璽彙編》一書，以故宮博物院藏古璽為主，兼採前人譜錄和全國各地文博單位所藏以及《考古學報》、《文物》、《考古》等刊物發表的古璽總計 5708 號（因其中有兩面印分置及同印鈐本重出者，此數字不代表 5708 方不同的古璽，詳下文），所收錄古璽均附有釋文及原著錄出處，其釋文已體現了編者悉心研究的成果，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古文字學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參看吳振武 1984a，前言），堪稱建國以來對古璽整理和研究的最主要成果，是當前古璽資料最完備的結集。《古璽彙編》的出版，為研究官私古璽提供了比較完整的資料和極大的便利，同時也對中國古代文字尤其是戰國文字、職官制度、地理沿革、姓氏狀況等方面的研究，起到了很好的推動作用。

## 二

《古璽彙編》於 1981 年出版（共有兩個版本，文物出版社與中華書局香港分局名義聯合出版的時間是 1981 年 10 月，由文物出版社名義單獨出版的時間是 1981 年 12 月，均由文物出版社印刷廠印刷），迄今已有二十餘年。該書及其配套的《古璽文編》的出版，極大地方便了研究者對古璽的利用和研究，出現了大量相關的研究成果，對古璽的認識有了長足的進步。（具體請參觀曹錦炎 1991a、1991b、1991c；《古璽通論》14-30 頁；蕭毅 2002a；本文附錄二：“有關古璽印研究論著目錄”等。）期間與古璽同時代的竹簡文字、金文、陶文等文字資料及相關研究成果的陸續公佈，無疑也有助於我們對古璽的研究。隨着對古璽材料調查、研究工作的不斷深入，我們發現《古璽彙編》作為古璽資料的總集，與其他各種古文字資料總集一樣，在古文字研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還存在着很多問題和缺憾，還有很多地方需要改進。《古璽彙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下面幾個方面：

〔一〕據《古璽彙編引用印譜目錄》，知編集《古璽彙編》時以故宮博物院藏印為主，共徵引五十六種前人譜錄、一種後世譜錄、七家文博單位藏印及《考古學報》等四種刊物。通過對各種印譜書目類著作、公私藏

書目錄以及其他相關著述的調查，歷代集輯古璽印的印譜計有 1300 餘種，其中明、清及民國時期的佔了絕大多數。（具體請參看本文“附錄一：輯集古璽印印譜知見目錄”。）僅從引用印譜的數量看，舊稱“今所知見者略具於是”（《古璽彙編》序），“清代以來已見著錄的和全國各地文博單位等機構所藏的古璽，……基本上都囊括在內”（《古璽通論》19 頁）這種說法應該是不準確的。裘錫圭先生曾指出，《古璽彙編》“限於客觀條件，應收而未收之印也還有一些。明人印譜，如顧氏《集古印譜》等也收有一些先秦古璽，有些相當重要。由於這些印譜現在一般祇能找到摹刻本，《彙編》對它們所著錄的古璽一律未收。”認為要對古璽作深入的研究，祇靠這本書提供的資料還是不夠的。（裘錫圭 1989）即使是被《古璽彙編》引用的印譜，由於過去對古璽的認識不夠，有少數現在看來屬於古璽的被原印譜輯集者置於秦漢印中，《古璽彙編》往往遺漏未錄；還有如黃濬的《尊古齋印存》（總六集 60 冊，另有四集 40 冊本），其將不同時代的晶、玉、石、陶、牙等非銅質質地的璽印集中編在每集的最後一卷。《古璽彙編》雖徵引此譜（四集 40 冊本），但從每印下標注的著錄看，編者似乎沒有注意到這一部分古璽，盡管其中大部分因另著錄於同人的《尊古齋古璽集林》一集、二集而被《古璽彙編》收入，未在《尊古齋古璽集林》著錄的諸古璽則被遺漏未錄。

〔二〕《古璽彙編》所收錄古璽都附有釋文，為讀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但是大型資料總集的編撰並非易事，誠如吳振武先生所指出的，《古璽彙編》一書“無論是在釋文上還是在分類上都存在着一定的問題。特別是釋文部分更顯得粗糙。”（詳參看吳振武 1983b）《古璽彙編》在對官璽、姓名私璽、複姓私璽及成語璽、單字璽等類古璽的編排上存在諸多不妥之處。吳振武先生的《〈古璽彙編〉釋文訂補及分類修訂》一文，首次專門針對《古璽彙編》在釋文和分類編排方面所存在的問題作了較為全面的整理，提出了很多很有價值的意見（吳振武 1983b）。另外還有許多學者，如裘錫圭先生、李學勤先生、于豪亮先生、王人聰先生、李家浩先生、湯餘惠先生、何琳儀先生、曹錦炎先生、劉釗先生、林素清先生、劉樂賢先生、徐在國先生、陳劍先生等在古璽文字的考釋或分域、分類研究方面也多有創獲（具體請參觀曹錦炎 1991a、1991b、1991c；《古璽通論》14-30 頁；蕭毅 2002a；本文附錄二：“有關古璽印研究論著目錄”等。），

我們也曾就相關問題進行過校訂（施謝捷 1995d、1998d）。

〔三〕《古璽彙編》所收錄古璽均標有引用印譜、刊物或收藏單位簡稱，讀者可藉此了解古璽的流傳和現藏情況，也便於覆覈原譜錄。但是，我們通過對所引用部分原著錄印譜的覈查，發現《古璽彙編》在這方面存在不少問題（有個別可能屬於排版時手民誤植的），有些錯誤又被後出印譜如《印典》、《中國璽印類編》等承襲（《印典》在這方面問題極多，隨意性較大，此不論）。茲按在書中出現先後擇要選列於下（簡稱對照請參看《古璽彙編引用印譜目錄》）：

編號	著錄	說明
0060	林集故	此璽不見於“集”。
0063	陳二	此璽不見於“二”而見於“鐵雲藏印初集”。現藏上海博物館，重新著錄於《上海博物館藏印選》。
0118	林集故	此璽不見於“集”。
0120	林集故	此璽不見於“集”。
0246	萬集林	此璽不見於“集”。
0354	二	此璽不見於“二”而見於“鐵雲藏印初集”。現藏上海博物館，重新著錄於《上海博物館藏印選》。《中國璽印類編》158頁標注“蘭”（即《古璽彙編》之“二”。下同。），承襲其誤。
0417	石	此璽不見於“石”而見於“鐵雲藏印續集”。
0428	衡故	此璽不見於“衡”而見於“鐵雲藏印初集”。
0432	集故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
0448	集故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
0649	集故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
0669	集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
0688	集故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
0716	集故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
0811	集故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
0920	集故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
0921	集故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
0925	伏	此璽不見於“伏”而見於“鐵雲藏印初集”。
0926	集故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中國璽印類編》421頁標注“尊林”（即《古璽彙編》之“集”。下同。），承襲其誤。
1036	集故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
1044	集故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
1079	集故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中國璽印類編》117頁標注“尊林”，承襲其誤。
1204	集故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
1288	集故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
1339	揭魯集故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

1367	集故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
1369	觀集故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
1416	集故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
1439	集故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
1458	集故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中國璽印類編》476頁標注“尊林”，承襲其誤。
1469	陳集故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
1491	集觀故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
1500	陳二	此璽不見於“二”而見於“鐵雲藏印初集”。
1526	集故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中國璽印類編》329頁標注“尊林”，承襲其誤。
1542	連	此璽不見於“連”，實見於“泉”。
1558	集故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
1572	魯集故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
1675	集故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中國璽印類編》333頁標注“尊林”，承襲其誤。
1718	衡	此璽不見於“衡”，實出於“石”。
1763	集故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
1779	拊	此璽不見於“拊”。實出於“揭”“符”。捷按：“拊”當“揭”字誤植。
1876	集故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
2012	集故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
2038	集彙故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中國璽印類編》225頁標注“尊林”，承襲其誤。
2041	集林故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
2121	遁	此璽不見於“遁”，實出於“安”。
2123	集彙故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
2152	集彙故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中國璽印類編》209頁標注“尊林”，承襲其誤。
2170	集彙故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
2204	集觀故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
2215	集故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
2235	拊	捷按：此璽不見於“拊”。實出於“揭”“符”。
2266	集故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中國璽印類編》10頁標注“尊林”，承襲其誤。
2311	觀集故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
2420	石	此璽不見於“石”。《中國璽印類編》339頁著錄此印標注“王”（即《古璽彙編》“古”），知“石”乃“古”之誤植。
2452	集故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中國璽印類編》466頁標注“尊林”，承襲其誤。
2487	集故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中國璽印類編》11頁標注“尊林”，承襲其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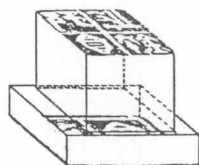
2500	古集故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
2535	彙集故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
2577	陳魯	此璽也見於“泉”，但不見於“魯”。“魯”或“泉”之誤植。
2621	林	此璽不見於“林”。俟查。
2694	集故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
2738	古集故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
2766	石尊	此璽不見於“石”。
2780	集故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
2797	集故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中國璽印類編》292頁標注“尊林”，承襲其誤。
2846	二	此璽不見於“二”而見於“鐵雲藏印初集”。現藏上海博物館。《中國璽印類編》77頁標注“蘭”，承襲其誤。
2855	集故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中國璽印類編》349頁標注為“尊林”，承襲其誤。
2889	集故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中國璽印類編》167頁標注為“尊林”，承襲其誤。
2981	集故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
2982	集故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中國璽印類編》117頁標注“尊”，亦誤。
2983	集故	此璽不見於“集”。
2984	集故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
3027	集故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
3055	林集彙故	此璽不見於“集”。
3192	集故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
3358	觀集故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
3406	故	捷按：此璽原曾經《撝華齋古印譜》、《鶴廬印存》著錄，劉、顧之藏印未見入於故宮博物院記載，疑“故”係“古”字誤植。
3468	集故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中國璽印類編》476頁標注“尊林”，承襲其誤。
3526	集故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
3574	衡	此璽不見於“衡”，實見於“尊”。
3599	集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中國璽印類編》396頁標注“尊林”，承襲其誤。
3626	古集故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
3635	拊	此璽不見於“拊”。捷按：“拊”當“揭”字誤植。
3750	集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中國璽印類編》405頁標注“尊林”，承襲其誤。
3751	集故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
3838	集陳故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
3846	集故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中國璽印類編》116頁標注“尊林”，承襲其誤。
3861	集故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

3867	二	此璽不見於“二”而見於“鐵雲藏印初集”。
3875	集 故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
3892	二	此璽不見於“二”而見於“鐵雲藏印初集”。
3956	拊	此璽不見於“拊”。捷按：“拊”當“揭”字誤植。
3958	衡	此璽不見於“衡”。據《中國篆刻》1996.6，係故宮博物院藏印，當標注“故”。
4097	集	此璽不見於“集”。《中國璽印類編》396頁標注“尊林”，承襲其誤。捷按：此璽現藏天津市藝術博物館，曾經《周叔弢先生捐獻璽印選》、《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古璽印選》重新著錄。
4209	集 故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中國璽印類編》503頁標注“尊林”，承襲其誤。
4355	集 故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
4380	集 故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
4385	二	此璽不見於“二”而見於“鐵雲藏印初集”。
4396	集 故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
4463	鑒 故	此璽不見於“鑒”。
4529	二 昔	此璽不見於“二”而見於“鐵雲藏印初集”。
4581	集 故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
4615	陳 集 故	此璽不見於“集”。
4624	衡 故	此璽不見於“衡”，實見於“激”。
4714	二	此璽不見於“二”而見於“鐵雲藏印初集”。
4866	集 故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
4873	集 故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
5128	二	此璽不見於“二”而見於“鐵雲藏印初集”。
5128	特	《古璽彙編》所引無“特”，當是“待”字誤植。
5135	魯	此璽不見於“魯”而見於“楓”。
5204	二	此璽不見於“二”而見於“鐵雲藏印初集”。
5251	陳 梨	此璽不見於“陳”。
5252	集 萬 故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
5413	集 故	此璽不見於“集”而見於“林”。《中國璽印類編》315頁標注為“尊林”，承襲其誤。

我們從上表發現，《古璽彙編》將所引《璽印集林》的簡稱“林”誤作《尊古齋古璽集林》一集、二集的簡稱“集”的情況最多，蓋編撰過程中編者誤混二譜簡稱所致。標注《二百蘭亭齋古銅印存》簡稱“二”的古璽幾乎全見於《鐵雲藏印初集》，而真正見於《二百蘭亭齋古銅印存》的古璽卻幾乎沒有標注，令人費解。至於《中國璽印類編》承襲《古璽彙編》著錄之誤，當是依賴和過分信任《古璽彙編》著錄，未予覈實所致。另《古璽彙編》中還有一些古璽下僅僅標注收藏單位簡稱的，實際上也多見於前

人譜錄，或是因為相關譜錄不在徵引之列而無從標注；或是因為對所徵引譜錄未作細緻覈對。另《古璽彙編》對所收入見於所徵引譜錄的古璽而在這些古璽下遺漏標注出處的也不在少數。

〔四〕《古璽彙編》對於兩面均有印文的大多作為一印處理，編為一號，但也有將兩面印的兩個印面分置的，如 5555 號（待）“邗倉之鈔”與 5561 號（待）“倉事”本是一較為特殊的一印的兩面（如圖六）：



圖六

原著錄於吳大澂的《十六金符齋印存》（1989年上海書店作為《中國歷代印譜叢書》的重印本所據底本未收此璽）。後出諸譜及引用者因未覈或未見原譜，多沿襲其誤。如近年出版的《中國篆刻全集》將 5555 號（待）歸在“齊系公璽”類（1.21。《古璽通論》123 頁作為齊官璽討論），將 5561 號（待）歸在“秦系公璽”類（1.91 頁。當是從王輝《秦印通論》、《秦印探述》之說，詳看《秦文字集證》174 頁、424 頁）。又 3486 號（待）“邵奮”與 5579 號（待）“敬”也為同一印的兩面，“敬”刻在璽印的側面，原璽現藏上海博物館，《上海博物館藏印》及《上海博物館藏印選》均有著錄。

與其他同類的古文字資料總集一樣，因為涉及資料繁多，出眾人之手，往往或多或少存在同一資料重出的問題。《古璽彙編》也有這方面的問題。我們經過仔細查覈比對，結合古璽遞藏流傳情況的考察，發現至少有二十七方古璽重出，個別古璽甚至被編為三個號重複著錄，具體列舉於下（符號“=”在此表示同文關係）：

0961	（衡）=5617	（浙）	
1665	（故）=4681	（陳）	捷按：此處重出，裘錫圭 1990b 已經指出。
1703	（陳）=1706	（鐵）	捷按：此璽現藏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著錄於《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印集》61
1957	（萬故）=3732	（陳）	
2014	（叟）=2017	（尊）	
2358	（魯）=2362	（魯）	
2375	（石）=2376	（槩）	
2378	（石）=2379	（遇）=4570	（故） 捷按：“石”係“昔”之誤。
2686	（泉）=2687	（陳）	
2690	（虹）=2692	（鐵）	

2691 (昔) = 2693 (鐵)  
 2706 (石) = 4654 (弢)  
 2784 (弢) = 3401 (石)  
 2836 (觀) = 3628 (故)  
 3172 (梨) = 3539 (石)  
 3561 (萬故) = 3665 (陳)  
 3602 (陳) = 5495 (尊故)  
 3703 (虹) = 3741 (林)  
 3707 (郵) = 3743 (陳)  
 3711 (石) = 3712 (梨)  
 3729 (濱) = 3730 (陳)  
 3736 (待) = 5604 (上)  
 4028 (陳) = 4029 (陳)  
 4247 (林) = 4248 (故)  
 4275 (陳) = 4536 (陳)  
 4287 (石) = 4288 (連)  
 4337 (陳) = 4338 (虹)  
 4417 (古) = 4418 (京)  
 4442 (故) = 4443 (石)  
 4482 (瞻) = 4483 (郵)  
 4670 (萬故) = 4671 (陳)  
 4752 (陳) = 5578 (待)  
 4845 (昔) = 4846 (故)  
 4923 (鐵) = 4924 (京)  
 5205 (故) = 5206 (昔)

捷按：從印文觀察，4029 實採自“泉”，其下標注的“陳”當改“泉”。

捷按：此處重出，裘錫圭 1990b 已經指出。

與同印重出情況相反，《古璽彙編》還存在將本不相同的同文印誤合為一印進行著錄的問題，使得實際上存在的古璽被抹殺了。我們在整理過程中發現了一些這類性質的問題，現列舉於下：

編號	著錄	說明
0246	萬集林	此璽不見於“集”，“林”為同文璽。
0478	陳遇故	“陳”為同文璽。
0507	魯連	“魯”為同文璽。
1299	觀楓	“觀”為同文璽，亦見於《鶴廬印存》等。
1440	林尊	“尊”為同文璽，已著錄於《古璽彙編》4678（故）。
1756	陳彙	“陳”為同文璽，“彙”摹錄者係日本園田湖城氏舊藏，著錄於《書道全集卷二十七·京都園田湖城氏藏印》、《平齋考藏古璽印選》等。
1921	鑒	此璽不見於“鑒”，見於“鑒”者係著錄於 1922（故）的一件。1921、



		1922 屬於同文璽，原標注著錄當互換。
2377	昔	此璽實出於“楓”。見於“昔”者係 2378（石）。
2378	石	此璽實出於“昔”。見於“石”者係 2383（楓）。
2382	楓	此璽實出於“石”。見於“楓”者係 2377（昔）。
2688	昔魯	“魯”為同文璽。
2697	萬泉故	“泉”為同文璽。
3076	彙故	“彙”為同文璽。曾經日本林熊光朗庵舊藏，《村田蔚堂所拓古銅印譜》著錄。
3183	鑿、攷	“鑿”為同文璽，現藏吉林大學文物陳列室，重新著錄於《吉林大學藏古璽印選》45。
3388	陳鑿	“鑿”為同文璽。
3391	鑿虹	“虹”為同文璽。
4107	林魯	“林”為同文璽，即《古璽彙編》4108（虹故）。
4172	林揭	“揭”為同文璽，亦見於《鶴廬印存》。
4184	雙鑿故	“鑿”為同文璽。
4504	陳衡故	“陳”為同文璽，現藏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重新著錄於《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印集》108。
4549	魯鑿	“鑿”為同文璽，現藏吉林大學文物陳列室，重新著錄於《吉林大學藏古璽印選》77。
4659	陳楓	“楓”為同文璽，現藏日本岩手縣立博物館。
5227	陳揭	“揭”為同文璽，亦見於《鶴廬印存》。

〔五〕《古璽彙編》是彙集古璽的專譜，但其中也仍有一些非古璽闖入其間。裘錫圭先生曾指出：“判斷璽印的時代、國別也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戰國時代東方國家文字的風格，跟秦篆有相當明顯的不同。這些國家的官制也多與秦有異。所以分別古璽和秦印還不算困難（《彙編》中偶有秦印闖入，如 3232 號‘顛里典’印和某些格言印。里典之稱見於秦簡）。”（裘錫圭 1989）在整理古璽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古璽彙編》至少有七十九方非古璽闖入，不僅有少量的秦印（吳振武 2000a 一文中已經分出了其中的陽文秦印），甚至還收有兩方漢印及一方巴蜀符號印，具體如下表（凡陽文者均括注）：

編號	印文	說明
0151	工師之印	秦印。
0182	咸郿里竭	秦印。陶質。
0381	王穿（陽文）	秦印。
0591	王白	秦印。
0593	王爲	秦印。“爲”字原闕釋，從徐寶貴 1994 說。